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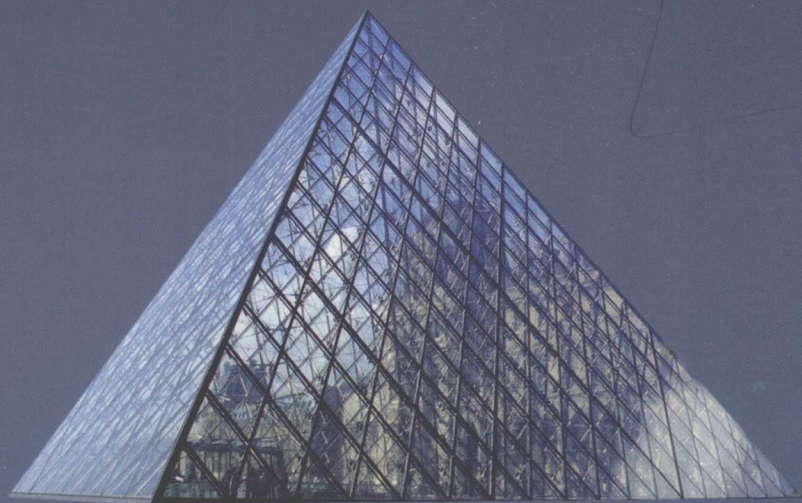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科学
技术
哲学
文库

主编 郭贵春

科学哲学的新进展

● 郭贵春 成素梅 / 主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N02/108

2008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科学哲学的新进展

郭贵春 成素梅 主编

本书受教育部 2004 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研究”(04JZD0004)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基金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中的文章是从“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全国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中精选出来的,代表了当前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最新水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研究,二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三是社会科学哲学问题。

本书适于科学哲学工作者,相关专业大学师生,以及科学哲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哲学的新进展 / 郭贵春,成素梅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ISBN 978-7-03-020723-4

I. 科… II. ①郭…②成… III. 科学哲学-研究 IV.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6278 号

丛书策划:孔国平 / 责任编辑:孔国平 郭勇斌

责任校对:陈玉凤 /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张 放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 蕾 印 刷 厂 印 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1

印数:1—3 000

字数:408 000

定价: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明辉>)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编 郭贵春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孔富安	卢 风	邢东梅	任定成	刘晓力
成素梅	乔瑞金	陈 凡	李 红	李伯聪
李 侠	李建会	张华夏	张培富	肖 峰
洪晓南	胡新和	殷 杰	郭贵春	高 策
蔡 仲	魏屹东			

总 序

怎样认识、理解和分析当代科学哲学的现状,是我们把握当代科学哲学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推进它在可能发展趋势上获得进步的重大课题,有必要将其澄清。

如何理解当代科学哲学的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出了一部书《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书中有作者明确地讲:“科学哲学不是当代学术界的领导领域,甚至不是一个在成长的领域。在整体的文化范围内,科学哲学现时甚至不是最广泛地反映科学的令人尊敬的领域。其他科学研究的分支,诸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史以及科学文化的研究等,成了作为人类实践的科学研究中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更为广泛地被人们阅读和论争的对象。那么,也许这导源于那种不景气的前景,即某些科学哲学家正在向外探求新的论题、方法、工具和技巧,并且探求那些在哲学中关爱科学的历史人物。”^①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科学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种视角上地位的衰落。而且关键的是,科学哲学家们无论是研究历史人物,还是探求现实的科学哲学的出路,都被看作是一种不景气的、无奈的表现。尽管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哲学在近30年的发展中,失去了能够影响自己同时也能够影响相关研究领域发展的研究范式。因为,一个学科一旦缺少了范式,就缺少了纲领;而没有了范式和纲领,当然也就失去了凝聚自身学科、同时能够带动相关学科发展的能力,所以它的示范作用和地位就必然地要降低。因而,努力地构建一种新的范式去发展科学哲学,在这个范式的基础上去重建科学哲学的大厦,去总结历史和重塑它的未来,就是相当重要的了。

换句话说,当今科学哲学是在总体上处于一种“非突破”的时期,即没有重大的突破性的理论出现。目前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是,欧洲大陆哲学与大西洋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常规科学的进展与一般哲学解释之间的碰撞与分析。这是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必然地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其原因就在于:第一,从20世纪的后历史主义出现以来,科学哲学在元理论的研究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缺乏创造性的新视角和新方法。第二,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困难,无论是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出身

^①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ume XVIII, Logical Empiricism in North Americ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6.

的科学哲学家,对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解释都存在着把握本质的困难,它所要求的背景训练和知识储备都愈加严苛。第三,纯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确实有它局限的一面,需要从不同的研究领域汲取和借鉴更多的方法论的视角;但同时也存在着对分析哲学研究方法的忽略的一面,轻视了它所具有的本质的内在功能,需要对分析哲学研究方法在新的层面上进行发扬光大。第四,试图从知识论的角度综合各种流派、各种传统去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或许是一个有意义的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任一种单纯思维趋势的片面性,但是这确是一条极易走向“泛文化主义”的路子,从而易于将科学哲学引向歧途。第五,由于科学哲学研究范式的淡化及研究纲领的游移,导致了科学哲学主题的边缘化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试图用从各种视角对科学哲学的解读来取代科学哲学自身的研究,或者说把这种解读误认为是对科学哲学的主题研究,从而造成了对科学哲学主题的消解。

然而,无论科学哲学如何发展,它的科学方法论的内核不能变。这就是:第一,科学理性不能被消解,科学哲学应永远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第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不能被消解,它从来就是科学哲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第三,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及其语境论的基础不能被消解,因为它是统一科学哲学各种流派及其传统方法论的基底;第四,科学的主题不能被消解,不能用社会的、知识论的、心理的东西取代科学的提问方式,否则科学哲学就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前提。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不弘扬科学理性就不叫“科学哲学”,既然是“科学哲学”就必须弘扬科学理性。当然,这并不排斥理性与非理性、形式与非形式、规范与非规范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统一。我们所要避免的只是“泛文化主义”的暗流,而且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泛文化主义”,都不可能指向科学哲学的“正途”。这就是说,科学哲学的发展不是要不要科学理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弘扬科学理性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加以弘扬的问题。中国当下人文主义的盛行与泛扬,并不证明科学理性的不重要,而是在科学发展的水平上,由社会发展的现实矛盾激发了人们更期望从现实的矛盾中,通过人文主义的解读,去探求新的解释。但反过来讲,越是如此,科学理性的核心价值地位就越显得重要。人文主义的发展,如果没有科学理性作基础,那就会走向它关怀的反面。这种教训,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很多的,比如有人在批评马寅初人口论时,曾以“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为理由。在这个问题上,人本主义肯定是对的,但缺乏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就必然地走向它的反面。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是统一的、一致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个不同的视角,并不存在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人文理性拓展和延伸了科学理性的边界。但是人文理性不等同于人文主义,这正像科学理性不等同于科学主义一样。坚持科学理性反对科学主义,坚持人文理性反对人文主义,应当是当代科学哲学所要坚守的目标。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存在的某种科学哲学研究的多元论与 20 世纪

后半叶历史主义的多元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历史主义是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上,去诉求科学理论进步纲领的多元性;而现今的多元论,是站在文化分析的立场上,去诉求对科学发展的文化解释。这种解释虽然在一定层面上扩张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但它却存在着文化主义的倾向,存在着消解科学理性的倾向性。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把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混为一谈。这二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因为技术哲学自身本质地赋有着更多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决定了它不是以单纯科学理性的要求为基底的。

在世纪之交的后历史主义的环境中,人们在不断地反思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历史和历程。一方面,人们重新解读过去的各种流派和观点,以适应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这种重新解读,找出今后科学哲学发展的新的进路,尤其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走向。有的科学哲学家在反思 20 世纪的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及科学哲学的发展,即“广义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提出了存在着五个“引导性的难题”(Leading Problems):

第一,什么是逻辑的本质和逻辑真理的本质?

第二,什么是数学的本质?这包括:数学命题的本质,数学猜想的本质和数学证明的本质?

第三,什么是形式体系的本质?什么是形式体系与希尔伯特称之为“理解活动”(the activity of understanding)的东西之间的关联?

第四,什么是语言的本质?这包括:什么是意义、指称和真理的本质?

第五,什么是理解的本质?这包括:什么是感觉、心理状态及心理过程的本质?^①

这五个“引导性的难题”概括了整个 20 世纪科学哲学探索所要求解的对象及 21 世纪自然要面对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另一个更具体的角度来讲,在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中,理论模型与实验测量、模型解释与案例说明、科学证明与语言分析等,它们结合在一起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整体,或者说整体性的科学方法论,整体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所以,从广义的科学哲学来讲,在 20 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中,逻辑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与科学哲学是联结在一起的。同样,在 21 世纪的科学哲学进程中,这几个方面也必然会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只是各自的研究层面和角度会不同而已。所以,逻辑的方法、数学的方法、语言学的方法都是整个科学哲学研究方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在求解科学哲学的难题中是统一的和一致的。这种统一和一致恰恰是科学理性的统一和一致。必须看到,认知科学的发展正是对这种科学理性的一致性的捍卫,而不是相反。我们可以这样讲,20 世纪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理解和探索,是一个从自然到必然的过程;它们之

^① S. G. Shauker, *Philosophy of Science, Logic and Mathematics in 20th Century*, Routledge, London, 1996, 7.

间的融合与相互渗透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而 21 世纪,则是一个“自主”的过程,一个统一的动力学的发展过程。

那么,通过对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的反思,当代科学哲学面向 21 世纪的发展,近期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最大的“引导性难题”又是什么呢?

第一,重铸科学哲学发展的新的逻辑起点。这个起点要超越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后历史主义的范式。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没有明确逻辑起点的学科肯定是不完备的。

第二,构建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各个流派之间相互对话、交流、渗透与融合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彼此可以真正地相互交流和共同促进,从而使它成为科学哲学生长的舞台。

第三,探索各种科学方法论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交叉的新基底。在这个基底上,获得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有效统一,从而锻造出富有生命力的创新理论与发展方向。

第四,坚持科学理性的本质,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消解科学理性的围剿,要持续地弘扬科学理性的精神。这一点,应当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极关键的东西。同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谈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去谈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论、科学史学及科学文化哲学等流派或学科之间的关联。否则的话,一个被消解了科学理性的科学哲学还有什么资格去谈论与其他学派或学科之间的关联?

总之,这四个从宏观上提出的“引导性难题”既包容了 20 世纪的五个“引导性难题”,同时也表明了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特征就在于:一方面,科学哲学的进步越来越多元化。现在的科学哲学比之过去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这些多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展开,愈加本质地相互渗透、吸收与融合。所以,多元化和整体性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将在这两个方面的交错和叠加中,寻找自己全新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科学哲学拥有它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历了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这“三大转向”的科学哲学,而今走向语境论的研究趋向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必然取向之一。

我们山西大学的科学哲学学科,这些年来就是围绕着这四个面向 21 世纪的“引导性难题”,试图在语境的基底上从科学哲学的元理论、数学哲学、物理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各个方面,探索科学哲学发展的路径。我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对中国科学哲学事业的发展有所贡献!

郭贵春

2007 年 6 月 1 日

前 言

进入 21 世纪之后,科学哲学的发展面临着来自学科内外的巨大挑战。一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向科学哲学的传统研究方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与新要求;另一方面,与 20 世纪相比较,当前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处于不稳定状态。因而,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如何追踪当代科学研究之前沿,探讨科学哲学发展之大计,便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学理上看,探讨如何顺应当代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寻求理论创新,拓展研究思路,加强哲学与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交互作用,探索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与大陆人文哲学传统在科学哲学视域中走向融合的切入点,规范和强化学科建设,避免边缘化的危险,尤其是反思与探索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与基点等一系列学界同仁普遍关心和慎思的问题,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和前瞻意义。

为了着实促进这方面的发展,2005 年 7 月 8 日至 11 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在太原精心主办了全国“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 30 余所高校及《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等全国各地 60 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从出席代表的学历与职称分布上看,拥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代表占到了总人数的 90% 以上;从研究方向与研究旨趣上看,除绝大多数研究科学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知名专家学者之外,还有少数从事工程哲学与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知名专家出席会议。本次会议主要围绕“科学哲学基础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社会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哲学其他问题”等专题进行了高层次和高效率的学术交流,特别着重从宏观上研讨了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未来趋势问题。

本次会议最大的特点是,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自动化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学术委员会主任、《计算机学报》副主编张钹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富士康纳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范守善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人工智能引发的哲学思考”和“纳米科学与技术”的学术报告,从而为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与直接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与会代表围绕报告内容从哲学与认知科学的角度就信息处理与预编程、智能理解的非唯一

性、智商与情商、计算与算计、复杂系统的简化与还原、微观尺度与物理规律的变化、观察与理论、原子层级的测量、仪器呈现出的现象如何采信等问题与两位院士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邀请科学家参与到科学哲学的学术会议中来,让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是本次会议的全新尝试。这次会议不仅能让科学哲学界的同仁倾听来自一流科学家从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角度对自然和科学的理解与诠释,了解科学家在实际科学研究活动中处理现象与本质等问题上的具体方式与方法,而且探索了一条科学哲学工作者直面科学前沿、贴近和了解科学家的具体工作的途径和通道。这是试图寻找大科学时代科学哲学研究范式的一次有益尝试。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两位院士的演讲对于我们加深和开阔对认知科学及其哲学问题的理解、STS研究、自然科学中的现象与本质的处理方式、科学哲学研究平台的搭建以及科学哲学的发展进路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本次会议论题集中而深入,气氛热烈而友好。特别是,与会代表围绕语境的定义、语境与实在的关系、语境论与科学实在论的关系、中国科学哲学学派形成的可能性与基本路径、人文规则在科学研究中起到何种作用、网络迷失、事实与建构、量子力学哲学等焦点问题的激烈讨论,把会议的研讨推向了高潮。本书是此次会议的论文集。收入的论文是编者从提交的会议论文中精选出来的。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郭贵春 成素梅

2007年7月1日

目 录

总序	郭贵春(i)
前言	郭贵春 成素梅(v)

第一部分 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境”研究纲领与科学哲学的发展	郭贵春(3)
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	成素梅(10)
聚焦实践的科学哲学	吴 彤(22)
试论当代科学哲学的“认知转向”	魏屹东(33)
科学哲学视野中的 e-Science	肖 峰(52)
当代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特征	田小飞 吴 彤(63)
实在论的困惑与思考	林定夷(75)
当代反实在论的语言转向	胡瑞娜(92)
丹尼尔·丹尼特的意向工具主义评析	王姝彦(101)
附生性,因果性,还原性	陈 刚(111)
论理论创新的经验精确性标准	马 雷(120)
事实与建构	李淑英(127)
从 SSK 科学观的演进看 STS 的实践化转向	黄瑞雄 邹顺宏(134)
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	王志康(144)

第二部分 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人工智能研究引发的哲学思考	张 钺(159)
当代数学哲学的语境选择及其意义	康仕慧(164)
论贝纳塞拉夫数学真理的困境	刘 杰 郭贵春(177)
对概率论起源的思考	郭贵春 宋尚玮(186)
物理学中的瞬间	吴新忠(195)
量子非定域性概念的内涵与意义	成素梅(206)
量子力学的模态解释	贺天平 郭贵春(217)
模态解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	贺天平 郭贵春(226)
量子信息及其哲学问题	吴国林(234)
“EPR 佯谬”析义	黄政新(243)

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发展的重要影响	乔灵爱 魏全香(251)
量子真空物理及其本体诠释	薛晓舟(259)
量子引力语境下的时空哲学	程 瑞(266)

第三部分 社会科学哲学问题

社会科学哲学的论域	殷 杰(277)
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第三条道路”	孟 伟(287)
集体意向性与社会科学	刘高岑(293)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融合	洪晓楠(303)

第一部分 科学哲学的 基本问题

“语境”研究纲领与科学哲学的发展

郭贵春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 1962 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成为科学哲学发展的转折点,“把科学信念中历史转换的认识(包括科学观本身的转换),以及社会过程在科学共同体产生这种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引入到了争论的核心”。^① 由此,科学哲学的论域空间由重视辩护的语境扩展到重视发现的语境;研究方法由对科学陈述与概念的逻辑分析,扩展到重视科学实践的语境分析;基本信念由拒斥形而上学、倡导理论与观察的二分法,转向观察渗透理论的整体论信念;研究视野由对理论结构的静态分析,转向从科学史和社会学的视角对理论变化和实验室工作的动态分析。

问题在于,尽管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试图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对科学家的行为、科学知识的本质、科学的目标等问题提供适当的理解,但是,面对逻辑经验主义陷入的困境,科学哲学家至今仍然没有提供一条普遍公认的新进路。究竟应该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体系进行怎样的补充或者替代呢?或者说,面对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现状、困境和趋势的认识,我们应当从一个什么样的基点上去求解科学哲学的难题,奠定科学哲学发展的出发点呢?如何把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层面统一到一个不可还原的、整体的基点上去呢?这无疑是探索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的一些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语境”的根隐喻特质

科学哲学是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研究由学科群提出的问题,而不是像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等学科那样,思考由一门学科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科学的哲学基础、科学知识的产生机制、科学理论的变化与进步模式、科学预言与科学概念的内在本性、科学目标与科学方法的合理性地位等。因此,思考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必须立足于这一基础。

^① Ted Benton, Ian Craib,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algrave, 2001, 60.

基于这样的共识,当代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家们在科学哲学未来发展定位问题上,广泛提出了“语境论”(contextualism)的科学认识观,把它作为一种超越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选择。因为随着语境(context)观念在当代思维领域中的普遍渗透,一种语境论世界观(contextualism as a world view)^①逐渐显现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发展中。无论是以语境实在为本体论立场,以语境范式为核心的认识论路径,还是以语境分析为手段的方法论视角,“语境”所具有的元理论特征,使人们已经不能把语境论仅仅局限于“使科学哲学融合起来”^②。事实上,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特征,它在世界观的意义上,成为构造世界的新的“根隐喻(root metaphor)”。

首先,“语境”本身具有根隐喻思维的特质。从词源上看,“语境”来自拉丁文动词“texere”,具有交织、关联和构成的意思。其内涵经历了从“词和句子的关联”到“确定文本意义的环境”的演变。特别是在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开创性的工作之后,语境观念从“言语语境”扩展到了“非言语语境”,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③。自此,语境的观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关于人们在语境中的所言、所作和所思”,转变为了“以语境为框架,对这些所言、所作和所思进行解释”^④,这样一来,语境就跟语词和文本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从而也就跟世界的本质,尤其是知识和真理问题关联起来了。

其次,“语境”的根隐喻地位,是人类思维演进的必然结果。正如培帕(Stephen Pepper)指出的,所有伟大的科学与哲学思想无不源于“形式论”(formalism)、“机械论(mechanism)”、“机体论(organism)”和“语境论(contextualism)”这四大“根隐喻”,并在此基础上类推地构想和认识世界。^⑤形式论世界观特征在于,通过命名或描述事件来阐明语词或句子跟事件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揭示了语词世界和实在世界之间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形成了符合实在论的真理观。机械论世界观强调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对立,不过它预设了世界的组织特性,认为世界的有序存在要先于事件和关系,可以为了秩序和力量,重新安排实在,像形式论一样,它对实在的看法具有符合论的特征,是一种指称实在论的真理观。机体论则强调了世界的整体特性,认为世界是一个变化的、进化着的有机系统,因此,对世界会有各种正确或错误的不同解读,即不同的表述方式;相关于语言意义的,是不同表述之间的关系,而非世界中的实体,由此,它形成了融贯实在论的真理观。

① Steven C. Hayes, *Varieties of Scientific Contextualism*, Context Press, 1993, vii.

② Steven C. Hayes, *Varieties of Scientific Contextualism*, Context Press, 1993, 11.

③ B. Malinowski,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In Ogden &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0, 296 ~ 336.

④ Roy Dille, *The Problem of Context*, Berghahn Books, 1999, 4.

⑤ 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与上述三种构造和解释世界的根隐喻不同,语境论更侧重于动态活动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和过程,即在特定时空框架中不断变化着的历史事实,而且可变的事件本身赋有主体的目的和意图,主体参与到了事件和语境的构造当中,同时,语境反过来也影响到了主体的行为,这是一种相互促动的、关联的实在图景。语境论将实体、事件、现象等具有实在特性的存在视为是在相互关联中表述的,不同的语境,会形成不同的本体论立场,从而语词及其所指的对象就会具有不同的意义。^① 由此,语境具有的本体论性的特质,使它成为判定意义的本质基元,具有更强的基础性、科学性和不可还原性。

可以看到,“隐喻思维是人类最初最基本的思维方式”,^② 它不仅能够创造新的意义,而且为理解事物提供了新的视界,因此,“隐喻无所不在,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③ 因此,作为根隐喻的“语境”,可以成为人类概念系统中深层次的核心概念,对人类日常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起到重要的作用。把它作为核心概念对其他概念进行比拟阐述,不仅是普遍接受的概念或模式,而且会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这种概念或模式进行思维或行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将“语境”构建为科学哲学理论未来发展的基点和生长点,成为一个颇具战略意义的选择。

二、“语境”平台的构造

作为根隐喻的“语境”,无论是在理论的定位、知识的构造,还是方法的使用上,它的思维特征和观念都深刻地渗入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中,可以说,“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是相对于各种语境的,无论物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和语言的,都是随着语境而变化的”。^④ 因此,从语境作为科学哲学发展平台的意义上,至少应当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 语境的元理论

作为一种具有本体论性的语境实在的提出,不仅为语言的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融合提供了可能,而且为整个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经济的基础。对于科学哲学而言,“语境”是一个重要视角,它提供了重新审视科学哲学发展的基础,逻辑实证主义侧重于符号化系统的形式语境,历史主义强调

① 殷杰,“语境主义世界观的特征”,《哲学研究》,2006(5)。

② 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12页。

③ Lakoff &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

④ Richard H. Schlegel, *Contextual Realism*,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86, xxxi.